

如何更好地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罗立彬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我们知道，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其中“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国情的第一条。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最重要的国情特征之一。中国多年来一直是全球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拥有14亿多人口，占全球人口比重高达18%，有近9亿劳动力，超过全球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总和。因此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每一次跨越，都可以说是全人类的一次重要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后，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中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中国消灭了绝对贫困人口，就为全人类解除贫困问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速达到9.5%，连续多年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30%以上的贡献，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立刻使全球范围内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人口数翻了一番……未来中国实现现代化，也将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壮举，对于全人类整体生活方式及与之相关的福利水平也将

是一次巨大提升。

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当然是“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但是“人口规模巨大”这一典型特征，也可以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带来优势。充分认识并更好利用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可以缓解“艰巨性和复杂性”。

在低收入阶段，巨大的人口规模就是一个巨大的低成本劳动力池，对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技术、人力资本、企业家才能等其他国际流动性更强的生产要素形成强大吸引力，吸引他们到中国，与低成本劳动力相结合以形成生产能力，带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迅速降低全球生产成本。改革开放之后的近30年中，中国就发挥了这样的作用，为世界提供了近乎无限供给、规模巨大且高效率的低成本劳动力。但同时，这也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机会，1978—2017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高达9.5%，远超同期约2.9%的世界平均水平。

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巨大的人口规模就可以支撑起一个巨大的经济总量和国内市场。2021年中国人均GNI为1.24万美元，尚未达到世界银行的高收入经济体人均GNI1.27万美元的门槛，但是经济总量却可以达到17.7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而且若按照购买力平价标准计算，中国早在2014年就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可以发现，中国目前是世界唯一一个在“人均收入中等”阶段就做到“经济总量巨大”的经济体，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有全球第一的人口规模。而同时具备“人均中等、总

量巨大”两大重要国情特征，使中国以巨大的国内需求成为全球优质要素资源的“引力场”，吸引他们进来开拓中国经济发展空间，从而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加速度，彰显中国经济巨大潜力。中国同时具备高收入经济体不具备的潜力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不具备的引力，使全球资源获取更高要素报酬的同时，带动中国经济增长并更快实现现代化。

另一方面，巨大的人口规模可以帮助中国缓解“分工细化”和“规模经济”之间的矛盾，加速形成“报酬递增的分工效应”。对于人口规模小的经济体，如果分工细化，细化后的分工角色就可能面临市场规模不足的限制，无法收获规模经济效应带来的收益递增或成本递减；若要在国内获得较大的市场规模，分工就可能很难做到细化，从而也无法收获“干中学”或“专业化”带来的“效率提升”及“生产可能性扩张效应”等等。而人口规模巨大的经济体就更有可能会同时收获“分工细化”和“规模经济”的好处：即使分工做到很细，那些所谓“小众”的产品和服务也可以在国内外获得较大的市场规模，市场主体既更可能发挥自己的专长和比较优势，又可以收获规模经济效应带来的成本下降。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很多新型工种和职业涌现出来，今年9月份完成修订的新版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和2015年版大典相比净增了158个新职业，总职业数达到1639个，都可以看作是分工细化之后的结果。随着我国人口红利逐渐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以及服务业占经济总量比重的日益提升，无论是从宏观层面看

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还是从微观层面看市场主体的成长，可能都将更多地依靠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人口规模巨大所带来的“分工细化与规模经济相容”的优势，将变得日益重要。

因此，中国应创造条件，更好地利用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以更快更好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一是需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既要挖掘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也要发挥中国经济已经具备的引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在开放的条件之下，中国才能更好地发挥同时具备“潜力”和“引力”两大重要国情特征的独特优势，“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成为全球优势资源的“引力场”，吸引他们进入中国以开拓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这样中国也就“以自身发展为世界创造更多机遇”。

二是应当不断降低交易成本，为促进分工细化创造良好条件。这要求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只有降低交易成本，才能支撑人们进行更为细致的劳动分工并相互进行市场交换。

首先要从技术应用层面提升社会分工水平。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部分中，明确指出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强国，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

产业集群”。过去若干年中国数字经济的增长、以及数字平台的发展大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提升了市场交易效率，也极大地促进了分工：如今在国内的大城市，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到各式各样的产品与服务，满足各式各样的丰富需求，而这多数时候是通过网络与数字平台来实现的，充分说明了在网络与数字技术的赋能之下，社会分工已经相当程度得到细化。下一步，要继续加强信息、科技、物流等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建设新一代超算、云计算、人工智能平台、宽带基础网络等设施，支撑数字经济发展，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提升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素配置的效率；并促进形成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降低要素配置的交易成本。

其次是在制度层面，要深化改革，破除不利于分工的制度因素与安排，更好地破除生产要素跨地域跨部门流动障碍。在这方面，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部分，明确提出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以此为指引，能够更好地贯通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环节，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让各种生产要素可以按照要素报酬的高低，高效率地找到最优位置，使得每一个生产要素都能发挥出最大效益。（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落地见效

■王阳春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必须加强顶层设计，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来推进。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善于运用科学思维方法，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运用战略思维把握全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

要坚持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跨越。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重大战略，涉及范围广、部门多，利益关系复杂，要善于运用战略思维，坚持统筹谋划、科学推进。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目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落实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不断开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局面。

运用辩证思维找准重点。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运用辩证思维谋划工作，一方面要运用“两点论”，坚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另一方面要运用重点论，找突出问题、抓关键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启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

变革。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现象仍然存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处理好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等重要关系，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坚定不移深化农村改革。

运用精准思维创新举措。要强化精准思维，做到谋划时统揽大局、操作中细致精当，以绣花功夫把工作做扎实、做到位。推进乡村振兴，要坚持一

切从农村实际出发、从农民需要出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细化具体工作举措。立足当地特色资源，精准选出最适合本地发展的产业，推动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健康养老等新兴产业新业态，推动乡村产业从单一种养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转变。还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善于从生动鲜活的基层实践中汲取智慧，到基层一线去、到群众身边去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推进工作的有力措施，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作者单位系山东社会科学院）